八卦餘生

八卦餘生叙

鄧氏我渭陽戚好也志文公備乾初潛德允推諸舅白眉除地為堂顏曰文會與一時知名士講求心性微旨超出於名韁利鎖外先君子忠愍舊與是會如魚水相得非特以蘓李之契也顧語默一心出處異路公生平著作滿架素共忻賞晚年手訂八卦餘生先君子已脩員玉署未之覯也公郵寄此帙意存商榷不幸暗風吹雨石尤楊鈴未及序行於世而忠魂鬱鬱倏歸泉壤良足悲矣余生恨晚比登文會堂則志文公亦均收聲欬筆精墨妙手澤猶鮮

裒裒良久慨然想見文會中學術獨八卦餘生一帙未覩傳本嗣君若桂急起而詢之余具道其所以然兩人都不禁泣下沾襟少間余乃曰是帙所得之誦服匪伊朝夕矣王充論衡恐為中郎枕中之秘哉言旋後專伻賫完若桂翁寶若球圖他日孝廉孫察復携來京邀余少事參酌並弁言繫之簡首余遜謝不敏也葢公之悅心研慮始自家學昉自夙齡厥後感於文毅李先生之規勸遂倍加研悅肆力忘疲博覽孔韓蘇程諸傳說稿凡數易如續韋編於一切秉承比應道理破去拘攣語非立異亦非苟同豈曰

玄之又玄實乃有而教有耳書成而八卦餘生之名授自
夢中又以見專精之至神奇自生前輩躡天根而探月窟
余其敢謬贊一辭乎亦惟識文會之合離與是書之隱見
有如此云爾

大明天順元年歲在丁丑十月上澣之吉茨溪劉鉞拜譔

鄧潛溪先生本傳

先生諱夢文字志文號潛溪文會者因為文會主諸生尊之之號也原籍河南為南陽望族繫漢高密侯之裔唐中和間有蘊玉先生名璠者由尚書江西節度使權知袁州刺史事興學化民有古循吏風具載袁州郡志家于宜春之白芒傳七世曰梅魁徙居安成爪畬遂為安福人梅魁生幼贇幼贇生民勝舉孝廉升國學民勝生慶叔兩世皆春秋名世慶叔生原高原高生平卿平卿生歸然歸然生建伯宋理宗朝與兄翰林院秘書郎賢伯同舉孝廉建伯

生亦美亦美生榮初以易經教授名播一時榮初者先生父也母周氏方孕時夢一儒冠儒服者手持文劵謂自尼山來此忽異香滿室而先生生焉先生神氣軒昂語言秀爽幼見大極一圖即問其尊人曰是得毋天之形乎與羣兒嬉惟循循乎揖拜之文常臨水涯拾砂中小石排八卦形對觀默坐人咸異之元至正壬辰紅巾之變榮初公挈家避兵于湖廣醴陵項村時先生年方四歲與兄志遠同赴焉七歲讀書過目成誦必求深解始學論語即題曰二帝三王之道在是矣學孔氏之學而不志孔氏之志非士

也於是慱經窮史與中原文獻之編濂洛關閩之旨無不廣覧旁搜至寒暑相忘寢食俱廢雖烽火告警而先生之用功卒無間也旣而國朝定鼎四方削平洪武十三年先生與其兄奉親仍返安福居爪畬之上元田噫安成本故文獻地遭數十年兵燹凨學淪亡士習工巧誇詐之風盛而誠慤之道衰有志之士盖茫然不知所宗矣及先生之返梓諸生喜曰吾等今而後得所依歸也而先生亦樂與接引於是除地為堂顏曰文會萃名流於其中左圖右史講道論德以正心誠意為本格物致知為用而詞章之學

抑末也文毅李先生嘗稱之曰講論心性頡頏程朱兩溪劉先生亦曰去偽存誠不偏不倚潛溪獨得其真蓋天性高而涵養厚耳建文元年先生丁父艱初蔡初公以耄年夙疾展轉牀第先生不離左右飲食衣服躬親承奉衣不解帶者數年已而風木抱恨先生粥漿不入廬墓側哀毀骨立草為之斑咸稱其孝行所感云永樂三年手訂族譜先是從兄率章偕同族西園等纂修功少完成先生取未竟之緒補之訂之一一剖析明備付之剞劂至是告竣當時詔舉賢良太史吳孟勤恭正鮑時諸公屢舉先生而先

生力辭嘗作詩以見志曰鳶魚飛躍見天真抱膝深山道未貧已有皐夔興治化何妨巢許逸精神又曰獨坐寒窓樂有餘蘆花明月自如如無端又被浮雲擾更欲移山別買居諸公見志不可挽各賦短章以誌其事想其遯志於道德性命之與不投足於富貴利達之場闡揚先聖啟迪後學出處一番于義行藏弗踰乎節則儒冠儒服持文之夢至是愈見其不爽矣永樂五年月亭小集成七年治心錄主敬齋集成十一年八卦餘生成先生胸無塵渣心常舒泰故其詩中絕無愁字卧歡喜榻飲快活春優游樂易

使人望而自化其於族黨也濟急救貧恤人猶已置南庄以供伯兄資出入必侍飲食必偕其篤厚友愛如此先生生元至正九年九月初八日壽終于國朝洪熙元年五月初三日丑時享年七十有七元配贛州馮氏子二長若桂以易經補弟子員次若桐蚤卒孫三曾孫十俱習儒業其曾孫名察者已于景泰丙子科與兄棠同登賢書茲因公車北上屬余以傳余與先生並屬安成人事蓋在所洞悉者故僭志之

論曰先生自幼岐嶷便卓卓不與羣兒伍而當羇旅倥偬

流離瑣尾之際獨能矩步先型倡明正學非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是者歟洎乎國朝定鼎四方无虞復由楚歸故里苟以其積學擢巍科成名宦應自無難顧前此太祖御極親年老邁未忍廢離厥後建永之時國家多故是用韜光匿彩窮廬抱膝益以著書立說闡發聖蘊為宗今登文會之堂猶慨然想見其旨趣又何初終一節而不以貧富移情若斯也嗚呼先生之著述所謂嘉惠來學者多矣即以鄧氏而論數年之間如定齋素菴叔姪同登辛未黃甲長聰光仁昆弟並舉丙子鄉榜文章經術甲于琶邑俱從

大易噪名溯其源流皆先生衣被之遠也親炙無從景仰
有素獨鄧氏子孫所當敬承之哉同邑西關後學路璧謨

自叙

記余總角時聞先君子言易私心慕之迨受書至加我數年學無大過則竊疑易之言不專為卜筮也奈時與願違自紅巾之變而四方不靖余地朝夕紛擾先君子雖有傳本俱已泯滅以故荏苒一生無所師授竟不知易所言何事去歲之秋李懋老忽詢余曰學易乎余曰未也懋兄言易之妙不可不讀時余方為小集數種未竟弗遑也今歲二月前集粗輯成帙乃始取易一讀之則不解猶之往日余曰易之不可及在精微若文字則聖人豈有令人不可

知者故即終不解亦當終卷因竟讀之比欲終篇微覺如有欲動者焉于是再一讀之及求蘇傳程傳及諸家所說韓康伯註及孔穎達正義參閱之因疏其所知識以暮年讀易既不能深入而廢卷輒忘始識余之意非謂能解易也迨三讀之而所疏者改竄欲半四讀之而更覺其難也未竟而舐犢之戚暮年遭此不幸考家乘公次子若桐是年卒于人世事一切廢棄迨既事之後而憤鬱無聊姑以此書消遣因取前所未竟者閱之則精神頓喪情趣不揖不能復措一語姑分卷而輯之以為聖人之言既有所記不敢廢也是

余之讀易也嗟乎余以逾六之年始知讀易讀而又不能竟則余之於易益終未嘗讀也然則讀書亦有命耶雖然易之理微矣即竟讀亦終不能解也余故謂易不可不讀惟易不可讀非不可讀正謂不能讀也易之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唯其道也是以神也必其能窮神也乃以謂知道也此非可以文字口耳求之也且試以六爻言之夫六爻八卦之定體也然可以象分而不可以辭盡使文王與吾夫子為之必當各有說而不必其同即周公雖為之亦不過取其意之重者非謂此爻辭

之外必再無可以說此爻者也余觀諸家之說易不過就爻辭曲解而猶有不能盡通者焉況能因卦索爻因爻索義暗合于聖實見如周公之所云云者哉至若以身為易不假蓍筮而自能與造化符則更邈乎不可幾矣然則自夫子而後讀易者亦不數數矣余之所疏者不過于字句之中偶得其彷彿於彷彿之中偶味其一二語以為處世無聊苟且寬譬之地不敢故異前人亦不敢盡踵前人要以言吾之所明而不敢拾人之所暗是故與程蘇及諸家之說強半牴牾又如六爻分應之說則概不敢從謂經文

無顯迹而大義且更有不合者要以實未見其然不欲作違心之論亦不必自以爲是也名之曰八卦餘生蓋余既讀易而疏之夢中有授余以此名者覺而不識其所謂意者以此八卦畢余之餘生耶亦或以此未死之餘生知有所謂八卦者耶抑或別有所指者耶但既有所授之則不敢不以是名之以俟之將來終有所驗其所謂者亦未可知也

永樂十一年癸巳初冬之望潛溪居士鄧夢文自記

八卦餘生偶感

凡人心有所入雖俚詞俗語可以悟道而况聖人之言乎是故聖人之言非徒令人爲口耳之資也將以實致其用也第所感不同冥會亦異偶有所觸因而識之異日得以覽觀焉

乾大象　　坤大象

訟九四　　比大象六三

泰九三　　大有上九小象

謙上六　　蠱六四

觀 六二 六三 九五 上六　无妄 上九

大過 大象 九三 九五　咸 上六

遯 九五　大壯 卦辭

豐 彖辭　節 上九

中孚 卦辭

繫辭下傳第五章

天下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

易其心而後語

聖人之言。徹上徹下。而吾人之心。有觸則興。不遇此事。不足以知聖人之言。如是之有味。不引聖言。不足以知吾人之遇。如是之可安。使余能早得而讀之。當不顛躓多事後之悔。使余能再熟而味之。亦當不寥寥止如是之數語也。然即此之數語。苟能實體而力行之。亦足以終身。所恨觸之而動。置之而忘。則猶之未嘗讀也。姑識之於此。得以自箴閱而警省焉。

八卦餘生記臆

釋伊川蘇子瞻。以及諸名家。皆沉酣于易者。各有傳註。非

一日之積也余以初讀之人數年之力所見幾何而敢與之論是非乎然竊窺之陰陽不測之神似皆傳註所未能及而就文辭數論則不過人言其意耳伊川每以道學之言說經時或失之迂僻而子瞻動輒作鬧謂其文往應其文為其文所隔幾于無卦不然妄謂皆非聖人立言之意也惟晦翁說易最平每言其文不可曉不作強解余是以益信強解者之遷就也初意原不敢作異故未曾記錄後乃稍記其乖異者而存之欲便于繙閱以為考訂之便但恐力不能及然而亦已略矣

蒙初六

小畜

否六三九四

同人九五

謙上六

豫九三九四六五上六

隨初九上六

蠱六四

臨六四上六

觀六二六三九五

噬嗑六二

賁六四

剝六五

復六四

无妄六二九四

頤六二六三六五

大過九五

坎上九

離 六五

下經

遯 九五　大壯 彖

晉　明夷 九

蹇 初六 九三 上六　解 初六

損　益 六四

夬 九五　萃 初六 六二 六三

升 九二 九三 六四 六五　革 九三 九四 上六

困 九三　震 彖 六二

艮卦辭　漸九五
豐六五　旅上九
兌九五上六　渙六三六四
中孚六爻　小過
既濟九五　未濟九二六三六五上九

八卦餘生論應

子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然則一爻不究極其理不足盡卦之變今之論卦者必以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一定而不可移及觀經文則未有見其確然不易者今之正應之

說每有背馳及其不可通每多遷就吾是以疑之也且夫兩卦合而成卦是分之固為兩卦及其合而成卦名則一體矣惡有一體之中必以下體某應上體某而其餘之體儼然不相屬者乎夫聖經未嘗不相應也細觀其所謂應者不過剛柔剛柔一卦之通義也剛柔不分上下何以相應然必定就某爻應某爻一誠不可移易恐無此理故簡經之明白論應者略舉數卦得以考質焉

蒙彖　　師彖

履彖　　同人彖

臨彖　无妄彖

大畜彖　睽彖

損六爻　升彖

咼彖

八卦餘生論五位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君臣天地之大義也乾九五飛龍在天則五之為君位確乎不可易矣然亦就乾卦論之也而一經之大體括于此矣譬如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尊王也而春秋一經大體已盡于此一言中矣其餘年分可

以言可以不言易亦然諸卦之五可以言君可以不言君每見諸家逢此爻必强以君而言而於尊君之義反無當焉往往以遷就失經義如損卦更不可以為訓更不敢從所以大一統而尊君也故撮程傳之有據及爻辭之不可通者質之得以攷閱焉

同人九五程傳　剝六五

明夷六五　夬九五

艮六五　漸九五

旅六五程傳　既濟九五

未濟六五

八卦餘生論變

易之道每至三爻而變蓋有常有變天下之理有不主於專執者所以爲易也然亦有不必於三而變者則所值之時所處之位不同不可以律齊也姑記數卦

賁初九上九　明夷九二

升九二

八卦餘生目錄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雜卦傳

八卦取象歌

☰乾三連　☷坤六斷

☳震仰盂　☶艮覆盌

☲離中虛　☵坎中滿

☱兌上缺　☴巽下斷

分宮次序歌

乾為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為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既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艮為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為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恒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為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為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為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為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上下經卦名取象歌

乾坤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謙豫隨　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无妄大畜頤　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恒遯兮及大壯　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巽　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既濟兼未濟　是為下經三十四

卷之一

夢文潛溪手著　裔孫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純陽之德也元亨利貞而天地之德盡統于乾矣又嘗私心論之元亨陽德也利貞陰德也乾兼而有之則陽之德固足以覆冒乎陰而包乎坤者也

元亨利貞他卦亦有之其實與乾不同乾統天地之全

體而言之也。元。即大德敎化。天下之大本也。亨。即小德川流天下之達道也。生物成物。是之謂利。於穆不已。是之謂貞。他卦則不過就一時一事一人言之耳。非乾比也。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之時為未用。其德為潛龍。勿用者。權在我也。可以潛則潛。人欲見之。且不得。況得而浼之乎。占得此者。體其潛而可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則雖潛矣田者百姓之所以養也龍行雨施見而在田膏澤下矣利見大人行義以達其道也天下有道君子用行之時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去潛而用世道日亨位日尊日處富貴之地無論他人心志易以驕怠即君子亦未免以行道為樂故不怠戒懼於此尤加謹焉如此則雖歷試諸艱厲而无咎矣所以然者無道之世恐時負我咎自外來故以危行言孫者守其潛有道之世恐我負時咎自內作故以日夕乾

惕者善其見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是也 程傳

以厲為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豈君子修道皆欲為天子耶何可訓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淵則未離于潛躍則將欲見矣九陽四陰有其德而未有其位在出處未定之時故其象如此蓋隱居以求其志而非以自為也行義以達其道而非以求人也無可無不可之時也退之雖有獨善之美而進之未有兼善之功故但无咎而已二在田而四乃在淵者二見也天

下知其道也不可言潛故以田言之也四躍也自欲以有為也未及用而欲乘時故以躍言之淵龍之所處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之位天位也飛龍在天之時也際此之時聖人在天子之位是為明良遇合同心共際之日也故利見大人如舜利見乎堯傳說利見乎高宗也大人即飛龍之大人也蓋聖人有得君之時故際此時而利見言利見則有不利見者矣利見者惟此時為然也　程傳謂利見在下大德之人甚為不然為天子者豈有不利見賢

人君子之時哉而何必此時耶

上九亢龍有悔

此以德驕者也。有德有位而不能善持散將乘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亢龍有悔之說也。程傳乃云九五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殊不可解。位至天子極矣。過此將何之。豈欲為上帝乎。既云中正者。得時之極。若過則何足為中正。乃云至於亢極。是又進一步而後為亢也。殊說不通。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執見之。用九見之也。六爻各有用。而此則六爻之九俱用也。於此用九之爻。而見羣龍俱用。而莫識為首也。是雖有陽德。而不敢為天下先。故為見羣龍无首也。君子雖剛大之氣。有所不可撓。而溫恭之德。亦有所不可亢。不亢則无悔。故吉。占得此者。知所以用剛矣。註謂即坤卦利牝馬之貞。非也。彼純陰之體。此陽體而陰用之也。當必有辨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乾元即乾元亨利貞之元也四德雖並稱而皆統于元大哉乾元贊之也萬物皆資乾元以始而天之道盡于此一元之中矣故曰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雲行雨施瀰漫于天地之間而品物流形生生化化無有窮息所謂乾德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大明即乾元也終而復始流而不息循環于無窮也六位時成即六爻之位易雖未作乾元立而六位成乃天

道自然之實用。以資始萬物。而乾元以時。乘此六龍以御天。而為萬物之宰。而天地之能。著天地間矣。乾元。即天主于上。而分布衆職于下。故曰乘。曰御。本義。大明。為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乘此六陽以行天道。非也。此方言天道。忽褌入聖人。一語未終。雜入他語。無是理也。夫謂聖人御天。天可御乎。世謂天子御天者。本此文也。以彖言之耳。非實事也。蓋先有御天者。而後取法之。以隆天子之尊稱。安得遽以此為聖人之事。且此方言乾之元亨利貞未竟。亦不容遽入聖人。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乾道變化無窮。而後萬物各正其性命。生物太和也。悠久無疆。萬古如一日而無變。保合太和也。乃利貞乃之爲言。如此而後利貞也。此見四德統于一元。故曰。大哉乾元也。元亨利貞。雖云四德。然以其用言之有四。而以其體言之。則一而已。總括于乾元之中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大極渾然無可指言。聖人命之曰乾元。主宰于上。六龍効其職。萬物正其命。是首出于庶物之上。而普天率土。

咸若于下。乾元之所以為大也。程傳本義。俱以聖人為首出亦大早。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卦成。而天地之情見。君子每得一卦。必反之身。而求一卦之用。因天之健。而得不息之道。不息。即天也。然天自然而然。人必自强而後能也。强也者。勉而行之。自强也者。不能貸功于人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乾。陽德也。而陽有時而在下。陽何嘗不潛。然則能信而

不能詘者。乃强陽。非真陽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君子一出。而為雲為雨。非偶然而已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道者。動息必以道。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躍非君子之所貴而云然者。不以道私其身。可以進則進。故不以為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猶作也大人開物成務闢洪濛而文明之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知盈之不可久而處盈者宜知懼矣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天德也而不可以為首陰陽所以相須剛何嘗不柔以

上六爻之小象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節就乾論德而發揮之○均善也有長次乎長之為言萬事萬物皆從此出也物莫不有亨而曰亨嘉之會然則不嘉雖亨亦不足以言亨矣是知天下無善外之福義之和為利是知天下無義外之利故君子義以為質而禮孫信輔之義而不和亦義之病矣貞為事之幹是以疑行無名疑事無功而二三之心不可以集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貞之謂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以身體乎仁如以身為仁之質所謂人能弘道者是也禮者天地之節也君子為嘉會乃始足以合禮大而無形會嘉而有象故也義者天下之制也然必利物乃始足以和義不能利物而但以名強人不利亦不義矣是非錯雜利害交休苟非貞固有隨人而靡耳何事之幹長人合禮利物幹事又推言之乃四德之用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在天為元亨利貞在君子體之為仁義禮智元亨利貞天道也仁義禮智人道也然則謂乘六龍以御天為聖

人之事者，真誤矣。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偶因此思之，凡士之欲進而不必能退，非盡[illegible]于富貴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不有所藉資，何以行其志，而見知于世，以成其名。是故謂岩棲非終老之計而思以試其長者有之；或有已仕而未得竟其志，思欲再求一用，以圖有所樹立者有之。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然後知聖人之大也。雖未嘗有所逃名。而名不為苟成。遯世無悶。有大于名焉者矣。若不見是。而無悶更難。所謂舉世非之而不顧。以一身立于是非毀譽之外。非不愧不怍。自信之定。其孰能之。樂行憂違。聖人何嘗不用世。亦何嘗以世自重。必如是而後謂之潛龍。初亦何可易言。豈僅一爵祿可辭而已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

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在田利見離潛矣信言謹行閑邪存誠猶之乎家修之常不以用世稍懈分出處為二也善世而不伐所存有大焉者矣德博而化君子亦不自知也君德也者所謂大人之事備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主忠信。崇德也。故忠信所以進德也。躁人之辭多。吉人之辭寡。故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修辭。慎辭也。居之為言安也。誠立而業乃不遷也。天下事。必有所至。知其所至。即與至之。如一簣而見為山。非有前定之識不能。幾在事先。故可與幾。知幾之君子也。天下事。必有所終。知其所終。即為終之。是非不能奪。利害不能挫。如水萬折而必歸于海。惟義所在。定力如山。故可與存義也。天下事。非知幾不能決。非立義不能成。至與終略相似而用不同。不驕不憂。上下無所不宜也。君子求諸已。故無

時不惕。雖危无咎。豫也。危其所時值。而无咎則在我也。

所以發之于九三者。三處上下之間。進退之際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三四進于二矣。夫子所以釋之者。皆不如二。乃知爻各論其所遭。非以相承也。程傳謂淵者龍之所安。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此數語者。不能無疑也。龍自處淵。何須躍而就之。今來躍就。向在何處。潛不在淵。何以為龍。且以淵為龍之所安。然則

在田為失所矣何以反為美耶淵在下亦不當言進就故吾謂或躍在淵者在淵而躍也躍有動之義也欲動而未大行也然二則言德施普而四乃言欲及時何也真西山曰易以二五為中故九二曰龍德正中九五曰飛龍在天皆以得中故也初則勿用三則危四則或上則悔夫乾天德聖人之事也必以中為貴以不中為戒則天下之至善豈有過于中者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是聖明在御與賢人君子聲氣相孚其曰雲從龍風從虎明是以風雲從龍虎是風雲為利見而龍虎為大人也吾謂利見飛龍之大人或亦不妥不然雖有聖人在下而不遇聖主誰為應求如夫子是也何利之有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何以無位不當權也無位則无民矣而又無賢人相

輔助則不可以有為也此見在上者亦有不得時之日但當靜以養晦則可以无悔若不度量而妄欲舉動則悔不可追矣不言咎而言悔者咎自外作人為之也悔自內生已為之也在人者不可必惟求內省不疚在已者宜慎重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潛龍勿用下也

下謂士處下也處下則不宜求用人不得而舍之所謂幾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德施普。何以言含。未得大用。而竟其施乎。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事。行已之事也。至誠無息。故終日乾乾。不論進退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自試者。有自己程量之意。子路之率意。冉求之足民。公西華之禮樂。皆在淵而或躍者也。夫潛而欲用可乎。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非求人也。何妨。

飛龍在天上治也

有聖人之德。而又得時得位。以成治于上。古今全備者。

能有幾人。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上九。窮矣。不能靜而動。窮中之災。所宜有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元也。而用九。剛而能柔。所以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時之不能不秋冬也。君子之不能不隱伏也。天道也。有陽氣雖潛藏可也。不失為化育天地之所以大也。能求志。雖隱居可也。不害為唐虞聖人之所以神也。含之則

藏未易言也若但言潛而已矣狷介之士逸民之儔也

不足以當此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聖賢用世政令一新如和風之披拂如膏雨之浹潤生意充滿萬物昭蘇耳目為開精神若爽宇宙景色煥然改觀天下文明自不同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惟時之宜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其變也。乾道變化。革潛而躍。亦時之所宜然。君子出處

關天下治亂。非偶然而已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乾六爻。皆天德也。而不得位。惟五。乃位乎天德之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極宜變。亢而不知變。與時俱極。悔不亦宜乎變之云

者。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是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剛而不過天之道也。乾元也。而用九。是能用乎剛者也。

故于此見天之則焉。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有乾元然後萬物有所始。萬物既萌。無不暢遂。是始而亨。此說者。見乾元能始。而又能亨也。

利貞者性情也

是利萬物。而無間歇。是天地之性情。性情。天地之用也。涉于萬物。則性情萬有不同。而各盡其性。各得其情。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非以性情為利貞。性情有之以為用。是之謂利。有常而不變。是之謂貞。利貞在性

情之中也。成性成情。便是利貞。不但收歛歸藏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總結乾元。極其功而贊之。不言。無可指言。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是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總言乾之德。剛健中正。乾之體也。純粹精者。所謂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乾之德。乾元盡之矣。六爻發揮。就其端緒。以盡其變

九三九四重剛不中上九亢龍有悔皆非德之至者然

盈虛消息之道具焉故亦足發揮乾道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乾元之神氣也時乘六龍莫截其倪雲行雨施莫測其自萬物利賴莫知其仁子思曰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必謂爲聖人之事何其小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凡執德而不可行者無用之腐德也君子以其成德爲行是實德可以見之行也然而潛者隱而未見則無其

位也行而未成則無其力也是以君子弗用舍之則藏不以其德之可用而必欲強行以與時爭也此又言君子所以體乾之德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以聚之則無遺理問以辨之則無疑事寬以居之則有餘地仁以行之則有餘澤此言君子所以覆冒天下者皆實學實理非有奇異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

惕雖危无咎矣

上不在天非天德之位也下不在田非時舍也出幽遷喬獨行其道萬物待命任鉅事艱道雖可以濟而心則無時可忽惟乾惕不寧雖危可以免咎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程傳謂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非也四未見所處之位何以云出人之上也然則何在在淵也淵潛而具大有為之業真所謂神龍變化令人莫可測度者此其

人間世而一有。不可以為恆。故或之。謂間或有是人也。疑之者。有無不定之辭。即不恆有之謂。有善世之德。乘文明之時。何咎之有。凡乾卦之有悔无咎。皆與常卦不同。未易輕言之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與天地合德。聖人即天也。故凡聖人之所措置一天道之流行。先天而天弗違者。人世未起之經綸。天不言而

聖人創之天以為宜也人者經綸中之人也修道之謂教孰能違之聖人者叅贊天地位置鬼神者也鬼神雖司吉凶之柄實奉聖人之道以為衡量安能違聖人耶此聖人在天子之位九五飛龍之大人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凡人之不能見幾識微者非盡貪昧也復豐處順未必能先事憂虞懷道嫉俗又不能隨人首鼠是故有失時而强與造物爭獨立而强與小人爭負才而强與功業

争。因而自蹈于悔者多矣。其發念未嘗不正。任事未嘗不勇。然而有不可為者。則亦當揆時量力。奈何其不然也。凡此皆道之所忌。而亢之為害也。故又以上九特指而丁寧言之。此為大賢以下者。箴規也。蓋君子憂世心熱。不忍坐視于君民上下之間。往往憤死不顧。其情最為可悲。故聖人動色戒之如此。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知此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何以知為大賢以下者。箴規也。承上文曰。其唯聖人乎。

故知聖人之所戒者。必其可戒也。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固知此事未易言也。　既云知進退存亡。而又云不失其正。豈有知進退存亡。而失其正者乎。此中難言之矣。夫子處潛之時。而棲棲不遑。是潛而不以潛用。而又未嘗失其潛。逸民辟世。誰非不高其視聖人。則不啻懸殊矣。此其所以難言也。故曰其惟聖人乎。聖人無可無不可者也。

乾之為道也。天地之道。盡於是矣。以元亨利貞。統乾之

體以六爻發揮察乾之情而聽人占之玩之以為各人所遭之用而人事亦具矣而其實卜筮不足以盡乾乾亦不專為卜筮也故聖人極言之反覆讀之莫能窺其端倪蓋微乎微乎就經文略得其似而易正未易言也

☷ 坤下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者對乾而言之也陰陽相為對待坤配乾也坤統乎陰故有乾元有坤元坤元者天地之初止有一陰一陽

而瀰漫于天地之閒。而無所雜也。坤元能生物。暢遂充滿。是其亨也。亨則利顯弘矣。牝馬。順也。以順而貞。所以別于乾也。程傳。以為坤備四德。利句絕。朱子以利字屬下文。要之程說為長。然吾謂利亦不必句絕。當以元亨利牝馬之貞作一句。仍是元亨利貞。但貞加牝馬。以別于乾耳。　牝馬則已矣。何以言牝馬之貞。馬豈能貴之以貞乎。故牝則屬馬。貞則歸坤。言坤如牝馬之順而貞也。蘇傳曰。龍變化而自用者也。馬馴服而用于人者也。言乾坤取象之義甚當。　君子有攸往。以下似繫辭為占

者言之。非言坤也。蓋坤亦元亨利貞。占此者。而卦異用。不同于乾也。不然。以配乾之坤元。與天同體。何迷何失。東西南北。無非本體。何得何喪。又何不安不貞之有。而又何吉之可言哉。　卦體柔而順。故君子有攸往。處陰固先迷。終順故後得。純陰而無與爭。且坤能生物。故主利西南得朋。應乎坤之陰也。東北喪朋。失乎坤之常也。安貞吉。安以應地之靜。貞以應地之久。故吉。此用坤之道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无土不生无陰不成資乾以始資坤以生陰陽和而萬物得是順以承天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地之功所以同天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此又申言所以取象之義得柔順利貞之道君子法之以攸行也本義謂言利貞蓋因有利貞二字故也意似未安蓋乾有乾之元亨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是也坤有坤之

元亨。萬物資生。厚德載物。合乾之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是也。坤不如此。無以承天。故各指而言之若利貞。則坤與乾同之。子曰。利貞者。性情也。註云。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夫收斂歸藏陰之成物而有終者也。成物者利。有終者貞也。程子以為便是各正性命。夫坤。亦未有于萬物各正性命之外。而另有一利貞者也。故吾以為合而不可分。雖不釋坤之利貞可也。不然。坤即地也。彼行地者。又誰行之也。以其行地者以釋地。以贊地之利貞。不亦小乎。故吾以為此申言取象之義。言牝馬有

柔順利貞之德。君子法之以爲行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註謂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玩經文无反西南之說。程傳謂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亦又不然。道惟乾與坤而已。今言離類從陽。豈又有一物與坤爲類者乎。坤成生物之功者。豈皆絕其類以從乾者乎。然則此類坤者何在。坤何時與之爲類。又何時離之以從陽也。既離之矣。仍有相從之時否耶。且離此從

彼何不貞如之又何以配乾而成其生物之功耶凡此皆理之假不通而說之最紕謬者何不思之甚也故吾斷以為此皆取坤之象言之以為占者告也蓋惟君子然後有朋惟人事然後有迷有得惟趨避然後有東西有南北惟卜筮然後有失有慶若就中所以然之故惟聖人知之未可易測也姑就本文言之失道故迷道如道路之道惟迷故失道惟順道故得常得常者得其故常但守而不失耳非有大益也與類行獲所求也喪朋失其侶也乃占之不吉者終有慶凶中有吉也卦之大

意如此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明謂君子得安貞之吉。則可以應地之无疆。是大人
與天地合德之說。程傳。謂陰體柔。故從于陽。則能安貞
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是
又以陰與地。分而為二。有是理乎。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以勢言。舉其形也。人肖天地以生。地之含弘光大。若
是其无疆也。反之于身。而知所以取法矣。不能載物。何

以全皆備之體不厚其德何以載物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體之于坤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坤純陰也聖人就陰得義故感于初爻而知陰之欲動感于履霜而知堅氷將至葢天下自然之理必至之勢也而君子小人之消長具于一爻中矣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曰馴致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而莫有覺焉者如寒以漸而至習而不以為異也惟君子為能知微而有無

如之何者。數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純陰也。而二又得位。故能具坤之德以象人事。非以贊坤也。直方大。坤有此德也。其在人。則直而不可曲。方而不可遷。大而無所不包含。習者。勉而能之。不習者。體成于自然。君子之載物也。如地。生之惟我。成之惟我。何不利之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直方大坤之體也。然必于六二之動見之者。蓋靜而直

方易也。動則不能矣。六二。得坤體之正。動亦坤之運也。故動乃見其直方耳。地道光者。惟體合自然。而無利萬物。乃能盡地道之用。而地道為之光耳。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坤以純陰而履陽位。有欲動之機焉。然而承順自若。未嘗先陽也。君子雖有格天之業。無加于性分。無可矜異之時。況未有所為。而敢以章美自炫乎。露才揚己。淺之淺者。取忌未暇論也。故含其章而貞之。含之者。有若無貞之者。德可久也。以之從王事。亦從其時之可為而為

之功歸于君而不居其成事職于身而克盡其終地道承天而不敢尸其功君子謙恭而不自大其事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含章可貞一似木訥無用之人而實非木訥無用之人也未遇其時不敢為天下先匹夫匹婦皆能勝予既遇其時不敢為天下後肩鴻任重無所與讓也蓋惟其有之是以能含能貞能發惟其知之光大是以能任伊川曰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不知豈能含章此語甚佳含也貞也發也從也總之知足

以知之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純陰而又處陰位。用晦之時也。則有括囊而已。非以苟容也。其黙足以容也。无咎无譽。不為人所知也。乃知譽以咎鄰。君子譽之。則小人咎之。名之所成。毀之所起。對待之理也。括囊自守。以絕咎譽。未易言也。囊所以盛。括則隱其囊中之所有。而不自炫鬻。故不取忌。保身之術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象不言譽。而單言无咎。正欲人之慎之也。苟不取名。禍

斯遠之矣

六五黃裳元吉

程傳以黃裳為元吉則居尊為大凶可知謂臣居尊位如羿莽婦居尊位如女媧武氏故有黃裳之戒隆山李氏以乾之九五為堯舜坤之六五為臯夔其理甚長所謂乾坤對待而余謂爻不必定有耑指似亦暗合蓋必如此而後見乾坤之大為六十四卦之主余偶有此意而李已先之不敢妄附然斷宜從之雖然又有說焉坤六雖陰而位不能不五五實君位不可諱也黃裳坤德

也元吉黃裳之應也曰六五黃裳元吉六自有五之位自有黃裳之德自有元吉之應非聖人戒之也子服惠伯之論因黃裳之義而推之乃占易之法非正解經文也然則何以言之此之六五而母后垂簾之事也雖云天無二日幼主不可不謂之主然女后垂簾實履尊位幼主雖同御而旁侍不敢並亦不可謂不君也以聖母處尊不失為女中堯舜是所謂黃裳天下實有是時國家實有是遇携幼主于中天措宗社于磐石可以告之天下萬世而無識何吉如之裳雖下飾而女后履順因

未害其為黃裳也。豈必盡為羿莽武媧也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在中。雖處尊。亦不敢炫異也。君尊默運于上。而百工效其職。何事為君之功。何事非君之功。君不作聰明。以自表暴。斯天下之大功集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泰極則姤生。剝極則復至。陰陽迭運。四時代興。無所謂爭也。此之戰。其一時沴氣之所為乎。而余以為此當尋以人事論之。是以冰至柔也。而壓之則崩。陰至順也。而

極之則戕天下之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敝于著慎之于

始而已矣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道窮不但陰道窮而不能下陽道亦窮而不能制矣忌

極生怨兩敗俱傷至于玄黄之時所損甚矣

用六利永貞

純陰也而六爻俱變駁駁乎不有其舊矣故利永貞永

貞不變雖有攸往可矣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順以承天是謂能輔陽六陰俱變則不順矣極而至于戰與陽為敵不復相成矣惟永貞則能以靜守動以常處變而陰陽相得是能輔陽而與陽相終可謂大終矣大終大其所終配天者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陰柔而用不可禦也體柔而動剛也陰至靜而生生之理不可易也體靜而德方也

後得主而有常

天先而地後故後為得其所主程傳謂主不當有利字

不成文理有常生物有恒也

含萬物而化光

蘊含萬物而其化光美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其順乎贊之也必如坤之道而後可以言順也上承乎天而偕時以行時生而生時藏而藏也 以坤道觀之凡剛方不足而柔者非柔也不能處後而有常者非柔也不能含萬物而順承者非柔也柔者天地之順德剛之收斂者也故柔則必直必大必方凡無骨之柔以孤

媢為事而無陽氣可取者乃陰柔之賊也不可以言柔也釋象辭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臣之弒也生于寵極子之弒也生于驕極夫驕與寵非以誨弒也然而禍亂恒由之而作梟獍之心不識恩與愛為何事習于驕寵而無檢制則心日肆而氣日悍以無厭之心處無節之地惟日見君父之過而不自知其

非患恐所積不至于弑不已是以貴慎之于早也慎之奈何亦曰禮而已矣梟獍何知有禮弟禮制于毛羽未成之先不使之習于狂悖或庶幾乎然而難言之矣釋初六爻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能直能方能大不必習於事而所往無不利若此者何也直方大之德含于中而信于外雖有非常之舉動人亦不疑況尋常之事乎人不疑于所行何不利之有語

云。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君子求諸已而已。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不疑所行之謂也。程傳。本義。似俱涉含糊。釋六二爻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特又抽言地道无成代終。所以警省世之為人臣。為人妻者。欲其知所取法也。代終則相成。疑陽則必戰。天地必然之理也。釋六三爻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

言謹也

天地尤不干時。而况于人乎。使不括囊而必欲用也。是天地所不能令草木嘗蕃者。而人之所蓄幾何。賢人之括囊即秋冬之收斂不可不知也。釋六四爻也。

君子黄中通理

黄中順也。正也。通理有條理也。若中無條理。雖順無所用之矣。子思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正位居體

正陰之位。居順之體。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君子觀于黃裳之義而充實其美位可不論也蓋黃裳元吉為六五言之也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諸家但言不與陽相從則必戰請問陰與陽戰之光景若何若謂陰陽搏擊則請問玄黃之血若何有戰有血是有形矣可以影響言之乎然而皆不釋所謂喻也嫌于无陽孰嫌之也吾謂此但以況小人之世也小人橫

極之日自以為無復有君子而不知固自在也稱龍以象君子也君子失時而受傷所不必言小人據極盛之勢不肯安靜必欲與君子為仇而尋干戈焉然亦未嘗不流血也至于流血則小人亦何利焉其曰天玄而地黃以天地之大變君臣兩敗俱傷之時也可懼之甚也豈如守其順承而共享其福乎坤之五也尊之極也而以黃裳得元吉坤之上也橫之極也而以龍戰得元黃君子小人之用心不但懸隔而禍福亦懸此孰得孰失亦何去何從乎

坤之為德也以配乾也而坤之為象也則有所當謹者焉故聖人寓之于卦以其承順者明坤之德以其疑陽者嚴陰之漸易之所貴于占者如此也

坤之為道也以柔靜為體以剛方為用剛方與柔靜非有二也惟其柔而靜也是以能剛而方也以其柔靜也故曰含章曰括囊曰黃裳曰利永貞以其剛方也故曰代有終地道之用大略可覩矣惟不守靜而亢陰而陽施之則失其常而生害不善用陰之至戒也